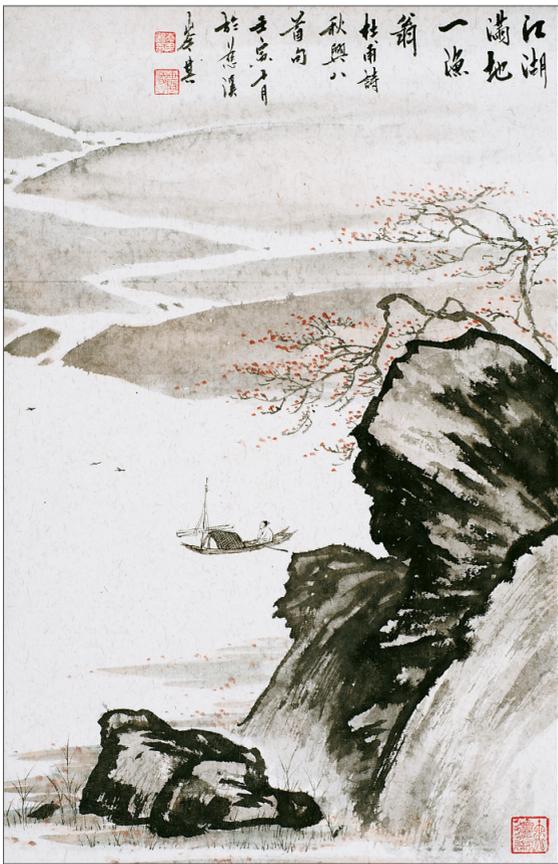


## 出唐入宋 知山乐水

——读岑其写杜甫诗意图

胡迪军



《江湖满地一渔翁》

岑其作

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被后世尊为“诗圣”。他虽然出身名门，生逢盛唐，却遭遇了安史之乱，生平颠沛流离，诗风沉郁顿挫，其诗更多在写心，而非写景，如果要山水画家绘制他的诗意图，其难度可想而知，故而古代画家所作的杜甫诗意图寥寥可数。

近代山水画家描绘杜甫诗意的名作，首推陆俨少先生的《杜甫诗意图册》一百开。陆俨少先生经历了中日之战，八年抗战期间避乱于重庆，“入蜀前行行李中只带一本《钱注杜诗》，闲时吟咏，眺望巴山蜀水，眼前景物，一经杜公点出，更觉亲切。城春国破，避地怀乡，剑外之好音不至，而东归无日，心抱烦忧，和当年杜公旅蜀情怀无二，因之对于杜诗，耽习尤至。入蜀以后，独吟无侣，每有所作，亦与杜诗为近”。陆先生思接千载，以其精妙的笔墨，描绘出杜甫经历过的巴山蜀水，这部山水巨作一经问世，即成为经典名作。

岑其兄精于翰墨，雅好诗赋，足迹遍布于天下，且与陆俨少先生有过一面之缘。疫情隔离期间，萌生了画《杜甫诗意图册》的雅兴，遂笔耕不辍，画成两百余幅，今精选其中176幅，有了这本《如以同归——岑其写杜甫诗意图》，就数量而言，远超陆俨少先生的图册。

壬寅岁末，书成，岑其兄返回慈溪，与我相晤于陈之佛艺术馆，谈及此册，我颇感兴趣，一部完全

是山水的册页，作者必须掌握多种笔墨，具备各种技法，必须幅幅有变化，笔墨、章法、风格、设色应各不相同，才能引人入胜，这是极为不易的。而能在陆俨少先生已经画过百幅之后，要在选题、技法上绕开陆先生的作品，则其难度更大。

不久后，我拜读了岑其兄的书稿，我不禁惊叹于岑其兄敏捷的才思和勤奋的作风，这些作品或浓墨重彩，或轻描淡写，或豁然开朗，或曲径通幽，构图设色各不相同，而无不切合诗境，翻阅之下，令人欲罢不能。



《云月递微明》 岑其作

岑其兄多年来浸淫于传统绘画，故其作品也出唐入宋，有着浓郁的古典情节。作品或色彩华美，唐风盎然，或淡墨轻染，意境悠远。没有时下之作狂躁与粗糙的弊病，却有着古代士大夫的雅逸之风。

在此册中，岑其兄对杜甫诗作出了全新的诠释，不再是“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”的那种慷慨激昂，而更近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闲情逸致。题材更多表现的是山河壮阔，春和景明，这也完美地绕开了陆俨少先生的壁垒。

这不难理解，画中山水即画家胸中丘壑。岑其兄生长于江南，锦衣玉食，生活富足，要与杜甫的食不果腹、颠沛流离共情极难，而能与杜甫相通的，是岑其兄也曾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其足迹也曾踏遍巴山蜀水、黄河故道、秦岭太行、荆楚潇湘，所以摄天光之云影，汲五岳之灵气，纳百川之神韵，采江河之浩渺，这是岑其兄所擅长的。

在这册中所呈现的，是他对形式感的深入探索，对情感意趣的巧妙表达，对笔墨色彩的精准把握，册中洋溢出清和静穆、笔墨简淡的气息，其线质细劲挺健，设色轻雅明丽，平中见奇，淡中求韵，物我相忘，怡悦自然，颇有绚烂之极，复归平淡之意。整册保持着清新俊朗、内美蕴藉的艺术风格，表达出岑其兄对自然的亲近，与精神上对归隐林泉的追求。

在艺术理念中，“变”是常数。中国人历来认为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是不变的，而人的主观认识与表达，则永远在不断演进与深化之中，山水画也始终在变化中发展前行，其无穷的生命力也正是蕴蓄在不断的变通之中。岑其兄此册是在杜甫沉郁的诗意上所作的变通，在陆俨少的《杜甫诗意图册》上所作的变通。

我与岑其兄同里，相识多年，岑其兄常年在外出，每次见面，都会以新作相赠，或诗集，或画册，每次捧读，都能见到他的诗风之变，画风之变，令我钦佩于岑其兄的勤奋与广博。岑其兄的种种成就，堪为我辈之楷模。



《人烟时有无》 岑其作

## 写兰之真 传兰之神

——读陈佩秋画兰

方向前



陈佩秋(1923—2020),女,字健碧,当代海派著名书画家,与谢稚柳先生在画坛有“当代赵(孟頫)管(道升)”之称。曾被慈溪伏龙寺弘一书画院聘为第一任院长。

“缤纷翠带凌寒，艳艳沁心渥丹，露嗅风飘香远，何如深谷幽兰。”这是谢稚柳《题健碧画兰》诗，诗中陈佩秋所绘兰花给予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和赞赏。作为当代全能型书画大家，陈佩秋先生于花鸟、山水、人物、书法擅擅。她一生钟情于兰，画兰无数，所绘兰花气韵超逸，格调高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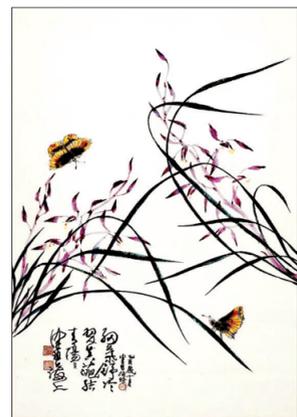
兰为“花中真君子”，受世人喜欢，也得文人偏爱，花香不在多，兰花的香与众不同，它是一种出自深谷的幽香，有“王者香”之誉。自古文人墨客为之痴迷，孔子咏兰，屈原佩兰，勾践种兰，羲之则以兰之韵姿悟得书法真谛。历代以画兰名世的画家也不少，五代黄居寀，南宋赵孟坚，元代郑思肖、王冕，明代徐渭、仇英、文徵明、周亮工，清代八大山人、石涛、恽寿平、郑板桥、李方膺、吴昌硕，近代齐白石、潘天寿、张大千等等，诸家画兰独领风骚。

“秋兰室”是陈佩秋画室的名称，画家名“佩秋”，此二词与兰花均有密切关系。屈原《离骚》曰：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。”“健碧”二字得自宋杨万里《梦林五十咏·兰晚》诗：“健碧缤纷叶，斑斑浅淡芳。幽香空自秘，风肯秘幽香。”可见，兰花在陈佩秋先生心中的地位。她笔下的兰花是其他题材无可替代的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兰花犹如画家的化身，人格的象征。为画好兰花，画家自己动手种了各种兰花，还常去植物园写生，仔细观察、研究兰花的不同品种、形态、结构等，通过写生并概括提炼，其笔下的兰花姿态各异，气韵飘逸，为此，她还撰写了如何画兰的专著《怎样画兰花》。

既能得兰之真实，又能传兰之神韵，陈佩秋画兰有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效果，画法中西结合，既传统又现代，并有鲜明的“时尚”特点，其绘画格调直逼两宋，

为当代画兰佼佼者。

陈佩秋画兰有工笔与写意结合两种，以工写结合为最多见。其工笔兰花借鉴了宋人画法，笔法细腻，气息高古，格调雅逸；另一类为工写结合，陈佩秋写意兰花属小写意，兰叶以写意为主，兰花则偏工整细腻，画法上趋于严谨，色彩细致丰富。与大家熟知的清代板桥画兰相比，板桥兰花画法属大写意，用笔大胆，笔墨酣畅，笔下流露出“碑意”，有厚重、古拙之气。陈氏笔下的兰花，则有一种女性的细腻，画中有一种灵动飘逸的



陈佩秋的兰花图 (方向前 供图)

晋帖韵味。

陈佩秋是当代大画家，其漂亮细腻的画风博得很多人赏识，平日求画者众，在其绘画艺术中，彩墨山水画与花鸟画最为出彩，彩墨细腻，色墨淋漓，耗时较多。在日常应酬中，画家大多作兰花以赠，虽寥寥几笔，但意蕴深刻，画雅品高。如作为2008年秋的花香不在多，是画家赠友人之写意兰花。此作笔墨简洁疏朗，气息淡雅幽香，笔墨以少胜多。兰叶用写意手法快速撇出，显得轻灵飘逸，变化多姿，兰花以淡绿色写之，间以浓绿点染，花蕊施以淡红色，几种颜色之间融合自然，兰花生动形象，惹人喜爱。构图上，作品由两组兰花组合，一组由作品下方往上延伸，另一组于作品左边向右伸展，两组兰花互为穿插，形成对比和照应。陈佩秋画兰确实有一种女性气质，这也是陈佩秋兰花特有的“标识”。

余，得心应手。

清代松年在《颐园论画》讲道：“专家竹兰，当以书法用笔，然不可拘守中锋直画，即为正宗。”兰叶画法好比写书法，尤其写意兰花中的每一笔一撇一捺有轻重提按之变化，中侧锋互用，浓淡相间，兰叶写法更加草书线条，变化莫测，气韵连贯，笔笔送到。陈佩秋画兰依仗其扎实的书法功底，尤其是她颇具个性和成就的行草书，使笔下兰叶飞动轻灵，挥洒自如，栩栩乎跃之臻素之上。书画同源，书法与绘画之道相通，“要知画道通书法，兰竹如同草隶然”，画家从书法中悟得画兰之道，并深谙二者相通处，实在是“不解书法，难言画兰”。

“一世兰，半生竹”。在很多文人眼中，画兰似乎比画竹更难。陈佩秋画兰对于“花”的形态、色泽乃至神态下足了功夫。同时代写兰名家白蕉、唐云等喜作墨兰，以浓墨写叶，淡

墨写花，虽无色而清香自溢。而陈佩秋画兰，兰叶用墨，兰花施彩，她对不同种类的兰花细致描绘，妙用颜色，精于写瓣，巧于点心。如写于2005年的《兰蝶图》，画家以淡彩绘紫兰，兰花茎枝与花蕊都用淡紫色，适当以浓紫色点染，兰之花蕊以淡黄色点染，兰花与兰叶交叉照应，迎风摇曳，两只彩蝶则增添了画面的生气。画兰喜用淡彩，间以浓彩加以点染，色彩变化恰到好处，兰花形态逼真，花茎、花瓣、花蕊色泽柔和鲜亮，自成一格。“兰之点心，如美人之有目也。湘浦秋波，能使全体生动，则传神以点心为阿堵。花之精微，全在乎此，岂可轻忽哉。”陈佩秋先生的兰花既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夫，作品又透露出浓郁的现代时尚感，这是陈佩秋画兰的一大特点。

陈佩秋所绘兰花，给读者最大的感受是雅逸、秀媚，这与画家的审美与取法有关。她认为，两宋、唐代的书画学是最不会犯毛病的，明清绘画走了下坡路。在陈佩秋眼里，扬州八怪的画格调也不高。因此，她的绘画主要汲取了宋元的精华，精于宋代工笔兰花，善于勾勒设色，也善于谋篇布局。陈佩秋画兰有一股“秀媚气”，同为文人画，其兰花没有潘天寿兰花的强悍气，也没有朱屺瞻兰花的厚拙气，在我看来，陈佩秋画兰有一种女性独有的“秀媚”，既秀且媚。曾经有人评价陈佩秋画兰有“脂粉气”，对此，陈佩秋并不认可，她认为画画不受画家性别的影响，跟画家的修养、传统、胸襟关系最大。但在笔者看来，陈佩秋画兰确实有一种女性气质，这也是陈佩秋兰花特有的“标识”。

## 2022年宁波小小说创作新姿态

谢志强

宁波有个人数众多的小小说创作群体，本文所述仅为2022年度宁波小小说创作的冰山一角。

小小说首先属于小说，然后才是小小说。岑夔钧把小小说当小说写，他不束缚自己，创作时，先放开后减缩，常常一写就是三四千字，然后，修改、删削，达到小小说的规模，不超过2000字，只露出“冰山一角”。尽管如此，我仍能读出被删削的部分。显和隐、小与大，形成一种关联。这是岑夔钧创作的方式。

岑夔钧的小小说，有多个系列。古典系列之《驴叫》是关于声音的故事。驴叫响彻了全篇，使我想到了刘亮程《凿空》中的驴叫。岑夔钧经营驴叫的细节，可谓跌宕起伏，惊心动魄。主人公陈土成嗓音像驴叫，他模仿驴叫，每一次的情景都独特。为了让母亲高兴，他模仿驴叫，最后一次，他学驴叫抒发了自己的感叹。但他持守为人的尊严，著书立说。驴叫，还沟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结尾意味深长：“天亮，母亲出门去，一头驴在院门外徘徊。”驴仿佛代表了醉了的人回家。

赵淑萍曾为六十多位宁波文化名人作过小传，涉书画、戏剧、摄影等诸多文艺领域，她将这些素材转化为小小说，系列中的每一篇，均有原型。艺人系列之《去留》，想表达的主题是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。退休后已坚守舞台六

年的剧团柱子，年关将至，团长请他担任剧团艺术总监。困与忙，去与留，退与进，他面临又一次人生选择。结尾，放空，关于去与留，故事里不做结论。着重写了他的戏曲情结，这是一个小剧种，个人与剧种，这是“黄昏”，戏亦“夕阳”。戏里戏外，他有多种角色。其实，选择已在细节之中，嘴里说“去”，心中却“留”，留的是戏曲情结；妻子朋友来访，照唱不误；家里隔音不好，转移到地下车库。第二天，居民状告物业人员；有老头唱越剧，像神经病……好小说，由细节来成就，它像鱼钩上的铅坠，带着钩沉入水底触及人性的微妙之处。

近两年，蒋静波像个勤快的园丁，专注于花儿系列的创作，多为童年视角。百花争艳，说的是花，写的是人，平凡人的生命如花绽放，花与人互为映照。《蜜蜂的理想》，讲蜜蜂与男孩的故事。有蜜蜂必有花儿，作者故意隐去花儿。我念小学写过的作文《我的理想》，长大后又当过教师做过家访，因此，我能够与作品里的两个主角共情。我关心的是小男孩小杰

的作文怎么写？小杰先写了一句：我还没有找到我的理想。老师批评并家访。作为读者，我从小学生转换成教师：跟我当年家访会出现什么不同。小男孩的奶奶拿出防蜂帽，而小杰追着蜜蜂出场（人物怎么出场很有讲究）。那是蜜蜂的世界，也是花儿的世界，但作者偏偏只字不提花。于是师生的角色转换，小杰教老师关于蜜蜂生活的知识，还引出教师被蜇的记忆。蜜蜂是文学青睐的小生灵，它会飞到教室；蜜蜂的理想也是小杰的理想。蜜蜂带来灵感，小杰终于补上了作文结尾一句，是蜜蜂的回应。同时，把我带回了遥远的童年。

汪菊珍写古镇，关注镇上的河岸人家。她的“东河沿人家”系列，能让人感到还未描述的全镇的规模、格局、气氛，此为以局部示整体的写法。叙述的表层是“无事”，还都是闲事，但大事、正事如潜流涌动。《财伯》中，六十多岁的财伯表面上嘻嘻哈哈，但一个比话音还响的哈欠，让“我”吓了一跳的同时，也透出了生活的艰辛。还有财伯那个系烟袋的湘妃竹烟杆，烟盅的亮光以及敲时的空响，

那是内心孤寂之声。汪菊珍汲取了汪曾祺笔记小说的真谛，写出了老屋的气氛、人物的细节、活着的状态，“无事”隐着“有事”，这是江南人的含蓄和委婉。

如果将一个人大半生的丰富经历（海内外生活）作为创作底座的话，小小说该如何呈现“冰山一角”？吴亚原属于经验写作，《化妆》首先显示出一个家庭的动力学，女主角多娇（此名点出了她出生的时代背景——“江山如此多娇”）蜷缩在藤椅上，几次欲拿遥控器追剧，却碍于陪孙女写作业，儿子闷头对电脑。这个局面，关系到一个母亲动力的方向。是儿子提示她去公园唱越剧。公园有个戏曲角，她一唱就找到了感觉。发现女性沉迷都化了妆，她回家对镜化妆，手法已生疏，镜中人唤醒了她的感觉。就这样，内在的情节（也是戏曲情结）渐次打开。儿媳称赞婆婆好看，一转背却跟丈夫说“你妈老来俏了”。微妙的动力学，那《楼台会》吸引了沉迷，归来，消息率先传到，儿媳赞公公有旦角唱活了祝英台，点赞了化妆。孙女要她唱好后别卸妆。戏里戏外，家

里家外，镜里境外，化了妆，她做了一回真实的自己。江山多娇，女人多娇。

我曾做过朱平兆长篇小说的责编，也读过他的中、短篇小说。小小说《老师》，将数十年来自“我”的学生时代、工作以后与老师的关系隐在“水下”，只写了两次拜访。一略一详。详写了老师的眼、耳，视网膜脱落，耳朵不中用。这种状态如何交流？岁月雕琢得师生相互陌生，先写耳：对准、凑近，（听学生自报家门），后写眼（是苹果让老师确认学生是谁，因为上一次拒绝茅台接受苹果）。塑造了一位为人师表的值得尊敬但又孤独寂寞的老教师形象。他拒收重礼，免费辅导，守望传统师道之底线，那气场，那光亮，照亮了当下。

安纲的梦境小说，将熟悉的物事陌生化，颠覆了惯常的因果链，摆脱了线性叙事，文本的形态呈现为非线性、漩涡状、碎片化。《人类第一忧郁之山》，有十五个切片，其实是一组梦幻小小说。你是否懂得一只青蛙的悲伤？开头写人失落在地上的一盒清凉油被一

只大青蛙一口吞下，随即，更大的青蛙吞了这只青蛙，作为观察者的人，发现有一把椅子大的巨型青蛙看着他，转入人与蛙的对峙，只不过是单方面对巨蛙的反应：它会攻击我，它在怎么想？然而，恐惧转为平静，双方相安无事，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《被妈妈呵斥的鸟》，母子俩莫名争吵，出现一只象征着死亡和不祥的鸟，儿子像被点了穴，母亲转而护儿子，大声呵斥那只鸟。鸟儿像烟火飞入已消失的房子，房子早已不在，鸟却飞入。这种不确定、不可知构成了谜面，作者却不揭谜底。梦境像一面镜子，映照现实，也照梦中人。小小说是小说中的诗，安纲的小小说，多有轻逸的形象和诗性的意象。

《文学港》推出了宁波新生代作家专辑。26万户的《英雄》（外三题），写“90后”的存在境况，语言的古典气韵，现实的意境流动，亦真亦幻，与网络时代气氛相吻合。《英雄》里的留守少年跟奶奶一起生活，沉溺在网吧里。网吧门前有一尊塑像，在少年眼中，是手持阿塔玛之戟的皇子，在奶奶眼中，却是关公。虚拟与现实，传统与当代，同一尊英雄塑像，对奶奶和孙子的精神投射出现了巨大错位。结尾，奶奶的叩拜有病急乱投医的荒唐和无奈，隐藏了一个外出务工者的家庭故事。万户的小说带有寓言性。